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宣統二年正月中國大事記

問 天

初二日 蘇州軍隊滋事

先是初一日。駐蘇四十六標軍士。因值元旦。循例放假。晚多未歸。該營統領及值日官。關閉營門點名。見第一營兵額缺少。即將軍官以次棍責。兵士不服。已有在營滋鬧之事。

及初二日十二點鐘時。遂有兵士十數名。至閶門馬路東洋戲館。有意與日人衝突。兵士立即號召同隊。入內混戰。將劇場搗毀。日人之演劇者。傷三人。遊客傷五人。兵士亦傷一人。

同時各兵士聞風齊集。搗毀日本商店三家。又向中國戲園一家。商店十數家滋擾。幸未大損。又毆傷由上海往蘇遊歷之西人二名。

某軍官持令箭彈壓。幾被扭奪折斷。軍官飛奔而免。

各商店立時罷市。行人咸避匿。馬車人力車。悉被驅散。

至下午始漸解散。聞是晚有八十餘人未歸營。

至初四日午後二點鐘。又有兵士百餘人。在閶門馬路尋衅。毆傷巡長一人。巡士受傷者亦多。頓時謠言蠱起。街市擾亂。商民恐慌。一如初二日。後經官弁出而彈壓。始稍弭平。

事後。英日兩國領事。咸向官吏要求賠償。并懲治滋事之軍士。約束不嚴之長官。經大吏答以軍士滋擾。自當按中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十五

庚戌

律辦理。并允賠償日本商店損失銀八千元。英人養傷費銀二千五百兩。事始已。是役也。護理蘇撫陸中丞奏報。歸獄於標統管帶。有事前既未申明約束。臨時閉營點名。操切從事。無以鎮服軍心。致次日復至滋鬧。統領等威信莫馭。寬嚴失宜等語。而輿論咸謂協統陳得龍。平素治軍。專尚嚴厲。久失士心。標統曹進。管帶曾樞超。年輕資淺。諂上而虐下。軍士積怨已深。遂藉故啟衅。欲使二人獲罪以洩忿云。

初三日 廣東新軍作亂與官兵大戰槍斃百餘人陣斬十餘人餘衆悉潰

粵省新軍與警兵積不相能。去年十二月三十夜。有二標新軍六人。與某店夥爭論價值。警兵上前干涉。新軍與之互毆。老城一局巡尉朱某受傷。警兵將新軍二人拘去。是晚各標兵咸到一局詰問。一局巡士嚴陣以待。至十句鐘。環而譁者千數百人。三標管帶戴某。親到一局作保。警官不允。更將被拘之新軍加以鎖。衆益譁。戴善言慰遣。亦不從。欲闖入一局者數次。旋經巡警道及廣州協到局勸諭。并將新軍放回。衆始漸散。

是晚二三標新軍回營。以巡警欺凌之說。激動大衆。次日即正月初一日。各執木器入城。拆毀警局。毆擊警兵。經官傳令將大東門小北門。暫行關閉。并由文武各官。分往各局彈壓。事始已。

以上皆第二標第三標之事。與第一標無涉也。一標標統劉雨沛。鑒於軍警互闖之故。商諸協統張哲培。將初二三兩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以杜各兵出營滋事。不意初二早各兵向標統要求放假。不得命。漸闖動。至十點鐘時。有步兵二三百人。洶擁出營門。各官長退制不及。不數分鐘。多數步兵復奔回。大闖曰。警兵派大隊來攻營。我輩當出禦。於是全營震動。無論同謀不同謀。皆紛紛束裝。而變事以起。

轉瞬間各兵嚴裝出。闖入軍械房取軍械。劉標統大聲喝止之。復力辯警兵無此事。各兵不聽。張協統知事大變。由

後門遁。駕馬車進城。劉復出阻諸軍。被傷頭部。血流被面。痛絕倒地。旋拔刀自刎。幸經人救免。是時各兵已將軍械取出。惟槍枝上全無扳機。因年終大吏接陸路提督秦炳直電。恐軍界有變事。命各標統將扳機並子彈解繳軍械局。每營只留子彈一千粒。七營共七千粒而已。各步兵見槍無扳機不可用。即擁向礮工轎各營搶奪。適各營正將扳機用馬車裝運進城。遂被奪去。幸各快礮仍無彈子。祇有快槍千數百桿可用。而變事竟成。

是時營內槍聲大起。不可悉數。一息間。各兵出營。隨分一隊向北校場前進。佔據錢局後之小山及橫枝崗等處。一隊走東校場茶亭附近。其進行均極閃縮。若伺敵然。并派有斥候數小隊。騎馬者亦有數人。其走北一隊。即搶講武堂之兵。

當潰變報到時。水師提督李準與張協統帶親軍出東郊。向諸叛軍勸諭。不服。李提督退。叛兵有放槍者。李軍亦放槍迎擊之。叛兵亦退。李提督即入城調大軍。并由將軍傳令將各城關閉。是時陸軍小學總辦黃士龍。花縣人。前當徵兵官。與諸軍最浹洽。而一標又多花縣黃姓。時適回省拜年。聞其事。亦挺身到勸。與諸叛軍言。痛哭流涕。力任進城面稟袁總督。求予免死。沿途招集叛軍無數。隨馳馬到東門。呼守兵開門。守兵以奉有命令不允。且聞槍聲驟起。黃即被傷小腹。由其家人負往軍醫局調治。當各官勸諭時。叛軍堅執不從。并催官軍回城佈置。以決一戰。至是而政界主剿之意遂堅。

約一點鐘時。走北之叛兵。擁至東皋陸軍講武堂。有數兵持刺刀。刦看門人。問何處存放軍械。及堂內官長姓名。隨即擁隊入。取出各槍。盡將扳機除去。惟槍身多未被奪。該兵旋擁至二三標營。各皆不納。乃將營右食物商店掠之而去。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十八

二月

自李提督入城後。叛軍麇集於錢局後各山。有撲城勢。頻以槍向東城上轟擊。有彈向都統頭上飛過。都統大怒。卽命城上守兵放槍。先吹接戰響號。彼此轟擊數分鐘。城兵約放彈四五百響。見叛軍行伍已亂。遂卽停發。是時。城軍正在戒備。各叛兵乃向燕塘一路退竄。或伏於山陬。或分路割斷電線。或遊弋至東門馬車房附近。時已五點鐘後。入夜。見各叛兵仍由馬路退去。至四鼓。始無人聲。是日午前。兩廣總督袁樹勳接警電。卽會商將軍。將四處城門關閉。旗兵連礮登城守禦。都統守東門。將軍守歸德門。李提督守小北門。各衙署均站兵護衛。并電催虎門各營暨秦提督備兵來援。城內警兵皆持長槍。或十人八人不等。防營騎馬督隊。憲兵持令箭。巡行各街。省河兵船亦已生火。預備接應。全城大小文武各官無不騷然。叛兵退竄後。至初三日侵晨。李提督與統領吳宗禹率管帶等。各率所部約二千人。由大東門大北門小南門三路進兵。一點鐘。搜至東門茶亭前。兩軍相遇。叛兵出全隊。擁至約千餘人。吳統領至軍前。疾聲曉以利害。令卽棄械歸營。許以回明上臺。貸其一死。而叛兵中有著藍袍持紅旗者。按卽倪映典。騎馬馳驟。頻搖手示不降意。且出大言。勵其衆。又有叛兵首領王占魁等。亦馳馬出陣。說令吳軍歸降。往返凡四次。官軍最後限半時回話。否則開戰。久不見答。兩軍始從容傳令。各歸本隊。吳統領卽飭所部在牛王廟一帶。分占四山。以步隊遮其前。而以退管礮隊。密藏於後。布置一定。全師俱伏山上。叛兵伏牛王廟前之兩小山脚。持槍直向大馬路之中。吳軍別有一隊。從楊箕村進至黃岡包其後。遂各開戰。礮聲甫發。服藍袍者應聲而倒。叛兵亦還槍相擊。以排山倒海之勢。洶湧而來。故傷亡枕籍。約逾三四十分鐘。叛兵死數十人。紛紛棄械逃去。其直趨燕塘。逃回故壘者約二三百人。是役約斃斃百餘人。陣斬十餘人。並奪回快槍千餘枝。紅旗一面。戰馬十七匹。官軍受傷止兩名。大獲全勝。直追至沙河而止。

是夜。吳軍在沙河駐紮。九點鐘時。一標步隊營起火。叛兵復出大隊。用聲東擊西之法。向吳軍直撲。吳軍復猛擊之。叛兵再敗。官軍追至瘦嶺嶺。斬首三十餘級。當未戰時。叛兵首領王占魁易服到吳軍偵探。意欲運動各軍。入彼黨羽。被吳統領認識。當即擒獲。

初四日。官軍以叛兵多向石牌東關白雲山一帶逃遁。仍分隊四出搜剿。並分電各路截擊。是午。並將一標內二營燒去。以免藏匿。袁總督即將大勝情形分電各省督撫。并請軍機處代奏。又官軍進攻時。防亂兵西竄。先調兵五百守流花橋。五百守長隄。以阻其西下之路。并調有佛山安勇四百至省。秦提督亦率大兵到省。汪有容亦帶隊赴燕塘會合。事始大定。

事後據被獲之首領王占魁口供。知由革黨倪映典。欲乘機起事。先偕其同黨。遊說各兵同叛。隨往講武堂搶取軍械。逼管帶齊汝漢同叛。齊不從。被其槍斃。又逼管帶宋某同叛。宋懼而自殺。倪既斃二人。又迫衆軍士同叛。衆惶惑無主。又誤會倪之意。謂止欲向警兵問罪。故相率聽命。倪亦旋爲官軍擊斃。

亂事既定。叛兵之歸降及截回者。約七八百名。袁總督因札飭藩學臬三司及督練公所。辦理遣散事宜。是爲亂事之結局。茲將其章程十條列下。(一)由督練公所會同協標等官。點名造冊。將平日素不安分者。暗屬看管人格。外留心查察。免致別生暴動。至起解時。則一同送回原籍。(二)降兵宜按各縣列爲一冊。以便委員派勇。專送回籍。(三)降兵視其遠近。核計程途。給發盤費。(四)降兵由藩學臬三司及督練公所給發護照一件。三年安分。作爲平民。他人不得欺侮。(五)降兵宜分數起行走。至多不過二三十人。(六)護送降兵。每起派委員一名。得力巡防兵十人。(此種巡防兵須未與新軍交仗者)。(七)降兵由藩學臬三司及督練處札送該縣。由該縣將詳細發落情形申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二十

二月

覆。以昭核實。(一)降兵宜按站行走。(二)降兵中如由他處審實。供得確係頭目。則酌予監禁。否則不必吹求。(一)潘學臬及督練公所點名遣散時。宜略舉從前名臣名將一二事。或先為匪人所誤。反正之後。卒為忠義。名光史冊。以勗其向善之心。勉至再為歧趨所誤。

記者曰。袁總督於事後。電告各省督撫之辭曰。粵省傳布會匪。招黨散票圖逞。聞開悉嚴飭文武查拿。旋獲頭目盧子卿李洪兩匪。訊認詳明。即提正法。因供涉標營。正密查辦。該標兵除夕藉端與巡警互鬪。正月初一日。竟敢糾衆毆打警局。初二日。毀拆營盤司令處。奪械登山負岫。形同叛逆。時礮隊管帶勸阻。堅不繳械歸營。並將該管帶戕斃。查係一標及礮工輜七營各兵全變。助會同李提督再三示諭招撫。勸以繳械歸營。免其深究。如不欲當兵。妥送回籍。有願照舊。亦聽其在營。仍當保護。不料該兵自稱革黨。弗恤良言。初三午。揚旗率隊直來撲城。不得已。督率防營弁兵迎往。叛兵一見。齊施槍礮。是役擊斃叛兵一百餘名。陣斬二十餘名。奪回槍枝千杆上下。及戰馬十七匹。大紅旗一枝。叛兵潰逃。我軍追剿至白雲山下地方。時已黑夜。叛兵奔散。惟難於再進。計叛黨尚有千名。即行探蹤剿辦。並已分飭各路。一體截拿。不難一鼓盪平。至二標三營。三標一營。均尚守律。仍駐原營。現在省垣地面安謐如常。云。綜前後而觀。信乎其形同叛逆。甘為革黨也。廣東之鄉民。對於逃散之軍士。則方且憫其寒而予以衣。憫其飢而予以食。憫其無棲止而殷勤招待。贈給斧釜。且盛稱其沿途安靜。秋毫無犯。人格高尚。自治會及十善堂七十二行商會。復會同合省紳商學報。慈善各界。分途前往各鄉。安撫逃兵。復上書總督。援脅從罔治之例。請為從寬辦理。又面請於李提督。為之取消革命叛兵等名詞。李提督亦服從輿論。宣言各兵當分別賞造。由三司給予護照。仍作為高等人格看待。不准地方官為難。不准鄉人譏笑。文內並無革命叛兵等名詞。而善

堂總商會紅十字會等。復爲之上書當道。一曰遣送散兵。至該原籍時。請一面知照地方官。一面任令自由回家。刪除交保管束三年之例。以免鄉人加以犯事遞解之名。蒙羞沒齒。或由善堂商會代送。一面照會地方官。一面送至伊家。尤免鄉人藉口非議。一曰粵省成鎮在卽。一標及礮工輜重各營。訓練多年。一旦廢棄。殊爲可惜。各散兵皆屬體面子弟。數年吃苦。遽被牽累。實無面目歸見父兄。擬請分別招集回營。各散兵愛惜名譽。必能互相詰誡。以圖報稱而收良效。此二策者。將以保全軍人之名譽。維持新軍之大局。此又令人歎息無已時者也。

當新軍釀事。省城戒嚴時。初三日。西關第六局前。有因新年而放花爆者。巡士逐之不服。不得已。拘押數人。衆益鼓噪。瓦石交投。巡士咸以空槍投擲愈烈。卒轟斃不知姓名人一名。微傷者數名。第五局聞報。桂巡官巫巡佐急率警兵往助。衆人欲並毆之。桂巡官僞稱西醫。僅乃得免。巫巡佐衆人亂石傷其頭。負痛奔回。衆人竟追至五局。五局設在華林寺。牆高門固。不能衝入。復回六局。聲言放火。巡警道及廣州府南海縣守令聞警到場。勸導許久。衆不肯散。張令頭部亦受石傷。忽見火光從六局出。頃刻灰燼。且不許鄰居鋪戶鳴鉦告警。猶幸尙未延燒。衆又復往焚五局。釀錢以買火油。寺僧惶恐異常。坊衆勸導不恤。由局用德律風告急。卽來巡防兵數十名。衆始一闕而散。初四日九點鐘。又有百餘人。喧於寺外。越二鐘之久。聲言不毀不休。防兵大隊齊到。始克無事。

十三日 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戴鴻慈卒。追加太子少保銜。予諡文誠。

十六日 奉 諭革去西藏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寨汪曲却勒朗結名號。令駐藏大臣別立達賴喇嘛。

光緒三十年。英兵入藏。達賴潛逃。經駐藏大臣參奏。奉 旨暫行革去名號。其後達賴行抵庫倫。折回西甯暫住。三

十四年九月入京。陛見。加封成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遣回西藏。不意達賴自回藏後。竟散布謠言。謂朝廷欲滅黃教。煽惑藏人。圖謀反叛。幸藏人知其詭詐。不聽其言。達賴又謂英國通商。有害西藏。欲圖暗中阻撓。朝廷聞之。恐其生事。去年冬間。特飭四川派鍾穎率兵二千。前往拉薩駐紮。以便彈壓地方。保護商埠。既已。諭知達賴。並令駐藏大臣。妥為開導。詎達賴先則布散流言。抗拒大兵。繼竟於今年正月初三日。川兵甫抵拉薩時。私帶從人逸去。經駐藏大臣奏聞。故降。諭革去名號。並令駐藏大臣。訪尋靈異幼子數人。照案繕籤掣定。作為前代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傳經嗣法。以重教務。

諭旨下後。海外各國。視為重大問題。報紙競發論議。英俄日本諸公使。咸向我外部有所詢問。其國民亦爭向其政府。質問此事。命意何在。留心時局者。當知之矣。茲將關於此事之記載。彙錄於後。以見西藏一隅。視耽欲逐之大概。中國派兵入藏緣由。此事讀四川總督趙爾巽致當道電。可知其詳。故特錄之。電文曰。達賴出走詳情。已見十六。上諭。至西藏用人行政。其權向操於駐藏大臣。達賴並非藏主。其責任祇在諷經祈福。專管教務。一切俗事。概由商上稟承駐藏大臣辦理。是以此次達賴出走。藏中僧俗。均極安靜。且藏人素性不甚多事。而達賴自上年回藏。查辦前次與英兵爭戰不力。僧俗各衆。從嚴處罰。因此頗失人心。此次中國派兵赴藏。保護商埠。藏人本不願抗拒。而達賴勒派各處出兵。嚴刑逼迫。民間不堪其擾。雖勉強應命。然見中國兵到。均各散去。故中國兵隊。直至拉薩。並未大有阻格。中國實無為難達賴之意。而達賴自知調兵阻抗。並焚燒官糧官衙。係屬有罪之事。深自疑懼。雖駐藏大臣迭奉。諭旨。加以開導。待以平和。而彼心終不自安。猝聞兵到。連夜逃去。及駐藏大臣遣人追勸。而已無及。中國此舉。本為藏地開埠。藏人尚多不願。深恐再起交涉。無以敦中英睦誼。故照約保護商埠。以盡權責。達賴私逃出

境。中國既將其名號革去。藏中僧俗亦無異言。商埠各地。現經駐藏大臣極力保護。以後藏印商務尤可益臻發達。於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改良西藏政治。用意亦極相合。請頒宣布。以釋羣疑。云云。

達賴蹤跡。正月十六日倫敦電言。有達賴所遣使者兩名。行抵加爾各搭。告諸該處英官。謂中國調兵二千名。在西藏東方。毀拆佛寺。殺斃藏僧多名。欲迫求印度政府。代請中國。將派往拉薩之華兵。速行撤回。

二十日倫敦電言。達賴業遣專使至俄。請俄國與英聯合。抵制中國之調兵彈壓。按北京順天時報。載有館員與中國某大員晤談一則。某大員云。達賴奔竄英領。故致電英皇。哀求保護。尚可諒恕。至致電俄皇。哀求保護。其罪更難寬假矣。達賴向有聯俄之意。而俄皇對待達賴。亦極懇切。前年達賴來京之時。俄皇電訓達賴之幕客努喀汪堪布。(俄領西比利亞勃里雅克族出身。爲俄皇之親臣。)謂達賴教主。友情敦睦。十餘年來。迭次進獻佛像。其數不少。現正保藏宮庫。然恐非達賴之志。故擬於聖彼得堡府。新建一喇嘛廟。安置佛像。以表永遠崇敬之意。爾宜趕速回國。管理新建事宜。俟工成後。請達賴特派喇嘛數員。駐錫新廟等因。後閱數月。果然有倫敦電。謂俄皇昨在聖彼得堡一宮殿。覲見達賴使節努喀汪堪布並隨員。該使節進獻西藏土貨數十品於俄皇。俄皇與達賴。其關係如此。故人皆怪達賴之逃竄。不赴俄領而入英領。然觀此次達賴哀求俄皇保護。則達賴入英領者。因取路之便而已。倚俄之念。依然尙存。惟俄皇如何覆電。未得而知。案英俄曩日訂立西藏協約。其第二款。謂凡信崇佛教者。無論英國人或俄國人。應得關於宗教上之事。與達賴喇嘛及其他西藏佛教代表者。直接來往親交。此約似不禁達賴與俄皇之使節來往。然惟是限於宗教上之事而已。其於政治上。俄何關係之有。前年中英之間。續訂印藏條約。中國向英國誓約。關於西藏之政治。決不允他國之干與。該約早已宣布。俄國與藏人均已知悉。未嘗抗議。是俄國與藏人

亦承認該約也。故此次之變。達賴致電俄皇。請其干與。實出不知時局之過。俄皇如果容其所請。干涉藏事。則難免蹂躪中英印藏條約之責言。影響所及。至大且廣。想俄廷內有苛苛索夫等之賢臣。通達遠東情形。當不致輕輕而應達賴之哀請也。

二十日北京電云。達賴新遣信差至京。攜有公文。分致英法德日俄美各使館。詳述達賴近狀。並求調停。

二十一日倫敦電云。達賴於二十一日。行抵大吉嶺。佛教中人。舉盛會以迎之。會衆演說。擬請中國將達賴位號開復。並將駐藏軍隊撤去。又欲請將聯豫調離西藏。

英國政見。十七日。駐京英使照會外部。其大要云。中兵入藏。達賴遁走。鄙人始悉。深爲念慮。蓋達賴爲印度生民拜跪頂禮。仰以爲佛。焦髮毀膚。所不敢辭。凡如此佛徒。散在藏界及印度。約一千萬人。私恐藏民滋擾。若輩若以尊崇達賴宗旨相同之故。或至聯絡聲氣。滋生風潮。則於大局窒礙非淺。本國所憂在此。願中國遠謀深慮。顧念及此。撫綏合宜也。夫用高手政策。決非長計。壓力益加。抗勢彌長。譬猶皮囊盛水。左右壓之。欲水不破囊得乎。請勿牽動大局。助長風潮。是英國之所望也。

聞英使照會又言。此次西藏之事。政府之所以對待達賴者。未於事前先行知照敵國。尙有未合。且西藏本爲中國之保護國。然中政府此次對付之手段。實與屬國無異。大不合於公法等語。其餘措詞。聞尙平和。

二十日。外務部答覆云。去年西藏開埠之處。派警保護。藏民每多滋擾。反對警務。迨達賴回藏後。益縱藏民滋事。故派兵彈壓鎮攝。實無他故。嗣後一切辦法。俱以和平佈置。與貴國屬地。概無擾害之虞。且願兩國邦交。益當鞏固云。

印度事務大臣馬萊君。在議院宣言。接到達賴離拉薩時來電。謂將赴印度。請求政府保護。馬萊君又言。此事英國應堅守中立。惟達賴來時。當以優禮接待。然亦祇任保護。不任幫助。英外部大臣葛雷君在下議院對衆演說。略言。中國改革西藏內政。謂於藏印交誼有關。似無此理。英國政府之政策。惟在恪守條約而已。

俄國政見。駐京俄使。於十九日照會外部。宗旨與英使相同。略云。俄領巴密爾及西比利亞地方。所有佛教徒。約百五十萬人。夙皆尊崇達賴。景仰不置。中國若用強硬手段。恐藏民思亂。與此等佛徒聯絡聲氣。各地呼應。則機勢之變。不知如何。念及大局。不免寒心。願中國於撫綏藏事。三致意焉。外部答覆云。中國將達賴位號黜革。與西藏教務。並無影響。

柏林電報言。得俄京消息。俄國不欲預聞藏事。

日本政見。駐京日使。亦照會外部。謂中國革去達賴位號。並不商諸英國。實屬大誤。中國既有此過舉。日本以同盟之故。理當幫助英國云云。按中國黜革達賴。何以須商諸英國。中國不商諸英國。何以須日本出而責問。理不可解。

二十二日東京電云。西藏情事。日人甚爲注意。東京各報。均望中國永守其主權。及不致與英俄生出交涉。並勸中國政府。勿苛待藏人。方能不負所望。

記者曰。西藏爲我國藩屬。達賴恭順。則優容之。平時則保護之。有內亂外亂。則拯救之。背叛或失職。則黜易之。成憲昭然。無所容其震驚也。試徵諸故事。康熙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卒。其臣第巴(官名)桑結。祕不發喪。凡事假

達賴命以行。四十四年。拉藏汗誅第巴。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別立伊西嘉穆錯。爲第六世達賴。詔將假達賴獻京師。五十六年。準噶爾率師入藏。殺拉藏汗。囚其所立達賴。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率大兵平藏亂。五十九年。大兵與蒙古部兵入藏。平亂。準噶爾逃歸。是年。詔別立噶爾藏嘉穆錯爲達賴。加封宏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其拉藏汗所立達賴。送歸京師。雍正二年。掌前藏事康濟船。爲其下所殺。詔遣將軍查郎阿。率大兵進討。未至。掌後藏事頗羅鼐率兵平亂。誅賊首。詔留大臣二人。率兵二千。分駐前後藏。是爲中國有駐藏大臣之始。乾隆十五年。朱爾墨特（頗羅鼐之子）奏罷駐防兵。召準噶爾兵爲外應。駐藏大臣傅清及拉布登。殺之。二臣旋爲賊黨所害。及事平。增兵一千五百名戍藏。五十五年。廓爾喀率兵侵藏。藏兵不能禦。五十六年。廓爾喀復率兵入後藏大掠。五十七年。命福康安爲將軍。率大兵討廓爾喀。與之盟而還。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兵一千戍藏。是則二百數十年以來。保安由我。靖亂由我。廢置亦由我。何獨至今而疑。惑之。而駭異之。者。誠別有深心也。竊謂我國之對待西藏。正與日本今日之對待朝鮮相等。丁未之春。韓皇遣密使於海牙。平和會。聲告日本之罪。以求各國之仗義。日本由是勵行其束縛政策。舉韓國一切行政大權。悉歸統監掌握。由是韓皇讓位於太子。以示謝罪之意。今達賴非徒出奔而已。並且膺愬於英俄兩國政府。致書於英法德日俄美駐京各公使。陰冀各國與中國衝突而已。坐觀其成敗。其居心之叵測。視韓前皇何如。中國不改革其內政。第革黜其位號。以視日本之於朝鮮。其寬嚴何如。各國對於日本。無異辭。獨於中國。謂爲事出非常。此又何說。耶。政府與駐藏大臣。惟當堅以持之。靜以待之。徐謀所以善其後。母使主權稍有墜落。斯亦可矣。至於外人論者。或以達賴尙生存。卽別立新達賴。資爲口實。不知康熙間。兩次更置達賴。藏人並無異言。是知達賴喇嘛雖世。以呼

畢勒罕轉生演教而王寵之所不加即等於神靈之所不憑依而為人心之所不歸向被廢者已為無歸之遊魂新立者即為降生之真宰此又聖人神道設教操縱殊方之深意而未可以泥視者也

旨依議

十六日 度支部奏准安徽試辦公債票奉

先是安徽巡撫朱家寶奏稱皖省通年入款向在五百萬兩上下而出款則在六百萬兩以外歷年出入收支本已不敷嗣復添練陸軍增認海軍經費崇陵工程益以冬春振撫及諮議局審判廳勸業會等經費並九年預備事宜一切用款均著重在二三年內即須支出預計又歲須一百餘萬以物力凋敝之區當庶政繁興之會舊款則羅掘已盡新款則騰挪無方而待用各款在在均係要政萬難因乏絀而能置緩圖此際若欲驟集鉅金含貸款外別無良策惟募借外債其利息之輕重既常受其挾持而鑄價之低昂又復多所虧損籌思再四祇有募公債為彌補之計尚無流弊近歲各省逐漸仿行直隸則創辦於前湖北則繼募於後均經部議核准有案皖省事繁款絀計惟援照直隸章程並參酌湖北辦法開募債票以濟要需如蒙 俞允應請作為永遠定案責成臣與布政使並繼任撫臣等妥慎經理遇有更替專案移交一體遵守不得違改定章失信商民云云其章程如下 第一條安徽公債共募集銀一百二十萬兩 第二條此項公債分六期收銀如左 宣統二年三月初一日為第一期收銀二十萬兩 宣統二年四月初一日為第二期收銀二十萬兩 宣統二年五月初一日為第三期收銀二十萬兩 宣統二年六月初一日為第四期收銀二十萬兩 宣統二年七月初一日為第五期收銀二十萬兩 宣統二年八月初一日為第六期收銀二十萬兩 第三條歸還公債本息年限數目如左 宣統三年第一期應付七釐息銀八萬四千兩並隨還本銀二十萬兩 宣統四年第二期應付八釐息銀八萬兩並隨還本銀二十萬兩 宣統五年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二十八

二月

第三期。應付九釐息銀七萬二千兩。並隨還本銀二十萬兩。宣統六年第四期。應付一分息銀六萬兩。並隨還本銀二十萬兩。宣統七年第五期。應付一分一釐息銀四萬四千兩。並隨還本銀二十萬兩。宣統八年第六期。應付一分二釐息銀二萬四千兩。並隨還本銀二十萬兩。以上六年。共還本銀一百二十萬兩。息銀三十六萬四千兩。每期應得息銀。均須扣足一年。方能付給。第四條。此項公債票。每整票庫平足銀一百兩整。每零票庫平足銀十兩整。各注明取本付息期限。每期字號。按甲乙丙丁戊己六字。依次分填。第五條。由藩司蓋用印信。第六條。由安慶省城裕院官錢總局匯總收發撥兌。第七條。凡本省地丁錢漕關稅釐金捐款。均可以庫平足色期滿之票交納。並將本期内應得足年未取之利息加算。均由承收署局向官錢總局兌現。第八條。各地方官及經收稅捐各分局委員。均得以此期滿票解本管庫局。統由官錢總局兌現。第九條。此項公債票。作為現銀。按照庫平足銀兌收。不許留難加索。第十條。凡各票主到期。即向官錢總局領取本息。如在外省及他埠。不意向官錢總局取用本息。可以期滿之票在官錢總局指定代收局號。兌取現銀。其在本省地方。可向地方官衙門及各稅捐分局取現。該署局即用以抵丁漕稅捐正款解庫。第十一條。此項公債票。無論何人。均准其轉售轉兌。認票不認人。第十二條。收存公債票在五萬兩以上者。准其每年十二月初一日。赴官錢總局呈驗債票後。許以調查公債票備付款項。如收存不及五萬兩。可約集各票主。湊成五萬兩。公舉一人。驗票後。亦准其赴局調查。第十三條。此項公債票。如經手大小官員差役。不遵章程。有留難侵蝕等弊。一經查實。官員參革。差役監禁十年。仍將侵蝕之款加一倍追罰。第十四條。籌備公債本息的款如左。一安徽藩庫雜款每年銀十四萬兩。一安徽牙釐局出口米釐項下每年提銀十五萬兩。第十五條。以上每年共銀二十九萬兩。專備還債之需。無論何項緊急用款。不准挪移動。

支。第十六條。各警局每年認籌備還的款。須於每次應交之期。提前兩個月。如數交官錢總局存儲。以免臨時貽誤。

至是度支部奏稱。近今理財。本不諱言稱貸。然各國募集公債。大率用之於生利事業爲多。間或因特別要需。藉此爲一時轉輸之用。近日風氣漸開。各省互相仿辦。而求其募集之故。直隸則籌備餉項。湖北則彌補積虧。此次該省又以通年出入不敷爲言。取辦一時。舍此固無他術。然以常年不敷之款。輒恃公債爲彌縫。若長此因循。殊非善策。各省疆臣。均有直接理財之責。現當憲政始基。不能不量入爲出。嗣後當竭力撙節。務求預算適合爲度。不得以募集公債。視爲常款。稍涉糜費。應請飭下安徽巡撫實力統籌。以維永遠。云云。當奉旨允。

十七日 諭飭各省督撫遵照定章調委州縣不得過實缺十分之一

是日御史陳同善奏。略言直省各督撫。於實缺州縣。仍復多令舍其本任。調署別缺。或令在各局所當差。轉將本缺改委別項人員署理。其委署人員。或有不合例者。則率皆聲明爲地擇人。破格拔用。至委署期滿。又另以他員易之。並有由前屆委署之員自行覓代。隨後稟准補札者。輾轉相循。爲數日衆。往往有一縣之中。每歲新舊任代卸至再至三者。亦有一縣歷十餘年不見一實缺人員到任者。通各省計之。此項調委人員。實佔實缺十分之六七。使其人而果賢也。署代之限。不過期月。而地方政務。百端待理。孰應興。孰應革。孰應整頓。孰應更張。情形未及熟悉。布置未及就緒。而已限滿受代而去。雖以龔黃處此。恐亦無所措手矣。使其人而不賢也。既以非其本任。遇事先存觀望之心。又以署係暫時。屆限不慮考成之及。地方利病之不知。民間疾苦之不問。惟日夕營營。百方賄託。爲交卸後改委他處地步。其甚者。至於蝕公款以彌私虧。剝民膏以飽慾壑。是不啻以州縣爲市場。以衙署爲傳舍。非以求治安。實

以滋擾累而已。如是則吏治安得不壞。民命安得不疲。推原州縣調委所以日多之故。或因爲在任人員規避處分。或因爲候補人員廣籌出路。或因各州縣缺分肥瘠不等。開此遞互調署之途。以資調劑。爲各州縣謀誠善矣。其如國計民生之日就疲茶何。臣愚以爲居今日而言整飭吏治。必應自慎揀州縣始。重州縣之職守。必應自責成實缺始。未有實缺州縣之責成不專。而猶可與言吏治者。相應請 旨飭下吏部。申明定章。通行各省。所有各州縣委署代理人員。均應恪遵乾隆年間 聖訓辦理。每季彙奏。務須將從前歷屆奏報調委各員。已否交卸。有無續委之處。開單聲明。奏交吏部。以便綜計全數。認真查核。總以不得過實缺十分之二爲限。若額限外確有人地相需者。許各該督撫體察情形。分別改補調補。務期各理各任。以重地方。云云。故特降此 諭。

十八日 命徐世昌以郵傳部尙書協辦大學士

同日 奉 諭令吳郁生以內閣學士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同日 令御史江春霖回原衙門行走

新疆道監察御史江春霖。於十六日奏劾慶親王。略言戊戌變政。全局爲前軍機大臣袁世凱一人所壞。世凱因得罪 先帝。乃結慶親王奕劻爲奧援。排斥異己。徧樹私人。包藏禍心。覬覦非望。幸而壘鴻禧退。先朝起 監國攝政王以鎮之。世凱進。先朝又召閣臣張之洞以參之。天與人歸。謀不得逞。及我 皇上御極。首罷世凱。奕劻恭順以聽。而其黨亦慄慄危懼。中外相慶。以爲指日可致太平矣。旣而窺見 朝廷意主安靜。異派無所登庸。要津仍各盤據。而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署郵傳部侍郎沈雲沛。復爲畫策。汚名嫁與他人。而已陰收其利。被劾則力爲彌縫。見缺又薦引填補。就衆所指目而言。江蘇巡撫寶棻。陝西巡撫恩壽。山東巡撫孫寶琦。則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

則其姪婿。浙江鹽運使銜吉。則其邸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則其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則其子載振之乾兒。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則世凱所薦。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西巡撫馮汝駉。則世凱之戚。亦緣世凱以附奕劻。而陰相結納者。尚不在此數。樞臣名有五人。實仍一人攬權而已。現查軍機大臣戴鴻慈業已出缺。若我皇上監國攝政王復聽奕劻薦引私人。或誤用老邁庸懦者。充數伴食。大局之壞。何堪設想。臣在先朝。劾奕劻父子及世凱者。疏凡八上。皇上臨御以來。亦屢有言。均未荷蒙 鑒納。賤不謀貴。疏不謀親。何苦數以取辱。但念蒙 恩寬免處分。並 諭指陳遠大。樞臣賢否。實爲治亂攸關。遠大孰有過於是者。緘口不言。撫衷滋疚。敢懇 聖明攬天下才。極一時選。不論官階崇卑。是否現任。破格擢用。俾效贊襄。云云。疏入。奉 旨令明白回奏。

十八日。江春霖據實覆奏。略言。臣原奏寶蓁恩壽孫寶琦爲奕劻親家。志森爲奕劻姪婿。銜吉爲奕劻邸內舊人。徐世昌爲袁世凱所薦。張人駿馮汝駉爲袁世凱之戚。皆緣世凱以附奕劻各節。陛下均置不問。獨提陳夔龍朱綸二事。著臣明白回奏。是臣所參八款皆實。疑此二事尚近曖昧。請據所聞明白陳之。陳夔龍繼妻。爲前軍機大臣許庚身庶妹。稱四姑奶奶。曾拜奕劻福晉爲義母。許宅寓蘇州婁門內。王府致餽。皆用黃匣。蘇人言之鑿鑿。夔龍赴川督任。畏道難逗留漢口。旋調兩湖。實奕劻力。朱綸拜載振爲義父。係由袁世凱引進。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朱綸曾到其父吉撫署內。購備貂褂人參珍珠補服等件送禮。朱家寶每於大庭廣衆。誇子之能。不以此事爲諱。現猶不時往來邸第。難掩衆人耳目。並非任意捏誣。皇天后土。實式臨之。且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臣劾載振與袁世凱結拜弟兄。疏謂語如涉虛。甘坐誣謗。時奕劻袁世凱同在軍機。竟不敢辯。前之得實。即可證後之不虛。原摺尙存。可取覆按。臣豈不知蔣式瑗趙啟霖皆以劾奕劻罷官。仗馬一鳴。三品料去。祇以樞垣重地。恐或汲引私人。貽誤大局。激於

忠愍。冒昧直陳。恭考道光十六年御史富隆額奏請究查捏造浮言。宣宗成皇帝聖諭。若如該御史所奏。言官奏事。應究風之所自起。聞之所自來。是使進言之人心存畏意。瞻顧不前。必致民生疾苦。吏治廢弛。悉墜上聞。豈不於朝廷設立言官之意。與朕達聰明目之心。大相逕庭耶。所奏著毋庸議。欽此。臣職在風聞言事。祖訓昭垂。有聞卽應入告。人言藉藉如此。豈容畏意瞻顧。不以上聞。云云。疏入。奉旨。令回原衙門行走。

江春霖奉旨。回原衙門行走。後御史陳田趙炳麟及胡思敬。均上疏請收回成命。胡摺並言御史著回原衙門。向來少見。有之。自參某邸之蔣式理始。已而趙啓霖亦然。今江春霖復如是。是不當專爲某邸開此例矣。又謂中國無議院。賴有御史以通上下之情。外人亦甚重視。今議院未開。而御史一參權貴。卽致摧抑。未免爲外人所笑。又謂去年召見江春霖兩次。備蒙獎勵。今忽被峻斥。兩年之間。安能善惡相懸如此。又謂諭旨既謂江春霖奏言亂政。則情罪甚重。理當處以相當之罪。若僅回原衙門。以五品官仍爲五品官。豈非情罪不符。云云。奉旨。著毋庸議。

二十三日。給事中御史復聯銜奏稱。臣等所論者。非一人之去留。乃全臺之職掌。亦非一官之存廢。乃舉國之安危。請就我國現在情形。參酌中外古今設官分職之理。敬爲我皇上陳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爲民也。君不能以獨治。設官以分治之。而用人不能必其皆賢也。於是設御史臺以監察行政。彈劾官邪。綱紀相維。上下皆受治於法律之中。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天下治矣。其在東西立憲各國。有國會以糾察政府。通達民情。又有行政裁判院以司行政之訴訟。左右維持。勢無偏重。理有同然也。我列祖列宗以來。許臺臣風聞言事者。深念民人疾苦。非是無以周知。官吏貪橫。非是無以禁止。法良意美。行之二百餘年。儻彈劾大臣。而卽謂其懷挾私見。則彈劾小臣。必又

以爲毛舉細故。且言路爲衆怨所歸。勢不得不發人之私。攻人之過。若概以爲污穢。則將來進言者其將何以措詞。一人不能爲惡。欲揭其行私納賄之由。不得不牽涉其黨。若概以爲羅織。則將來進言者又何以自明其跡。是都察院之性質全失矣。而國會未開。行政裁判院未立。司法之權。與行政相混合。會計之事。無專司以檢查。一切大權。皆付諸內外行政大臣之手。並舊日都察院之性質。亦歸於有名無實。陛下能必所用之人皆無過舉乎。儻不幸而巧立名目。剝削百姓。營金私室。集怨公朝。如是則民受其害矣。更不幸而排斥異己。任用私人。成立勢成。相顧結舌。天子號令。不出一城。孤立無援。竟同尾大。如是則君受其害矣。且也九年籌備。事體紛繁。萬一徒飾其名。不求其實。大臣以一紙空文報諸政府。政府以數言婉語稱爲考覈。從虛文觀之。則百廢具舉。就實事考之。則百舉具廢。無人糾發。陛下終無由知之。如是則不免上下相蒙。大臣之巧黠者。甚且託名辦事。斂費閭閻。其實則輸賄要津。已收其利。而所辦之事全虛也。上既許民人以立憲之福。下反受官吏立憲之禍。如是則不免上下相疑。民猶水也。載舟者水。覆舟者亦水。不堪其虐。鋌而走險。如是則不免上下相衝。夫至於上下相衝。考諸英法歷史。或十餘年。或數十年。肝腦塗地。竭全國之力。僅僅底定。波蘭則以內部肇亂。外人乘之。遂召分析之禍。其原皆由於行政專橫之所致也。臣等以茲事關係重大。不敢緘默。應請 明降諭旨。飭令建言諸臣。仍遵 欽定臺規。歷奉 列聖諭旨辦理。云云。疏入。奉 旨嗣後仍當恪遵 祖訓。謹守臺規。凡遇民生疾苦。官吏貪橫諸大端。務當據實陳奏。如立言得體。必立予施行等因。

同日 奉 諭令盛宣懷充紅十字會會長

二十六日 法部奏派員往美國參預萬國刑律監獄改良會奉 旨知道

月初。美國駐京公使致函外部。略言各國定章。每屆五年。開會一次。酌商各國刑律。及改良監獄等事。上次曾在與國開會。今年又屆會期。本國政府擬定西十月二號起。在本國京師照章開會七日。其各國會員名單。須先於西二月宣布。特囑函詢貴政府。是否派員與會。即祈咨商該管部院。妥定見覆。奉上英文冊一本。內係會中應商各事。希查收云云。外部接函後。即轉咨司法部。法部查得萬國刑律監獄改良會。設於三十七年前。倡始於美國。其立會宗旨。係對於各種刑事罪犯。力求阻止防範。與感化保護之法。務使人格日趨於高尚。世界日進於文明。開會七次。成效可觀。本年在美京舉行。係初次知照我國。檢閱原冊。提議之件。都為四端。一曰刑律。二曰監獄。三曰阻止罪犯。四曰保護童穉。用意深厚。條問綦詳。誠以世界愈進。人類愈增。事實愈紛繁。學理愈精密。舉凡研究本國之規制。參考列邦之情形。比較與國之成績。會通各員之學說。皆於此會大有關係。而在我國。尤匪獨內治攸關。抑且為外交所繫。自非遴派品秩稍崇。通曉新舊法律。而又夙有經驗之員。不足以資任使。當公同商酌。查有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徐謙。留心律例。兼貫中西。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許世英。明敏有為。實心任事。該廳長廳丞。均係創辦各級審判檢察廳人員。歷官三載。確有經驗。堪以派往赴會。因特專摺奏請。會期在中歷八月。未起程以前。一切本國調查事宜。最為緊要。並令該廳長廳丞。查照譯送原冊。悉心考察。先期編寄報告。以便參考。

二十七日 郵傳部奏勘明開徐海清路線情形籌擬及時興辦奉 旨知道

去年郵傳部因開徐海清路線關係重要。奏派路政司郎中阮惟和。鐵路總局顧問官沙海昂。前往履勘。奉 旨允准。旋據該員等稟稱。開徐海清路線。利賴宏多。亟應興辦。惟自開封達徐州。其線有二。一由陳留杞縣睢州甯陵歸德。碭山循大道赴徐。是為南線。一由蘭封考城劉口循黃河故道赴徐。是為北線。北線經行之地。高曠平衍。工費較

省。南線所經。城市繁盛。商貨較多。且近傍城池。於行政用軍。均有裨益。自徐州達海州。其線有三。一由徐州經邳州境。以達海州。是爲直線。一由徐州順黃河故道。東南至宿遷。折向東北。以達海州。是爲弧線。一由徐州經宿遷。以抵清江。折向北行。以達海州。是爲勾弦線。三線互較。直線選捷。但清徐一段。業經奏准江蘇鐵路公司承築。則爲聯絡該路起見。自以徐清海一線爲便。云云。部臣查得開海路線。經前商部尙書載振等建議籌辦。上年閏二月十八日。由部奏明。俟勘定後奏辦在案。該路大概。以開封爲起點。以自開商埠之海州爲尾闈。西聯汴洛。以達甘新。爲中原東西一大緯線。陸路則與京漢津浦交通。水道則與各洋航路相接。卽現築之汴洛洛潼等路。亦必待此路接通。始可免賠折而期獲利。茲擬開徐一段。取道南線。以期近傍城市。徐海一段。繞出清江。以期與蘇路公司聯絡一氣。綜計該路工款。開徐南線五百六十里。約需銀六百七十餘萬兩。徐清海一線。除徐清一段。歸蘇路公司籌款修築外。清海一段。二百六十里。約需銀三百萬兩。由海州通至海濱。展築墅口一段。暨經營商埠。挖深海河。約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兩。併連豫算一成意外用費。約計共需銀一千四百萬兩左右。特行專摺奏聞。並陳明前與度支部商議。僉謂該路亟應修築。未便因巨款難籌。致令要政莫舉。祇有分段分年辦法。庶可源源接續。惟郵部所恃京奉京漢兩路餘利。挹注張綏吉長正太道清汴洛滬甯各路。及一切指抵之款。時虞竭蹶。現擬先由部斟酌緩急。逐段開辦。次第集款。分年程工。設有緩不濟急。勢難停工待款之際。當再與度支部妥切籌商。

二十九日

諭令內外滿漢文武諸臣奏事一律稱臣勿稱奴才

補錄
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民政部奏請准熱河增設隆化縣奉 旨依議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三十六

二月

二十一日 憲政編查館奏定禁革買賣人口辦法奉 旨依議 (全摺刊入新法令。茲不複錄)
二十八日 學部奏編輯國民必讀課本分別試行奉 旨依議 (全摺刊入新法令。茲不複錄)

